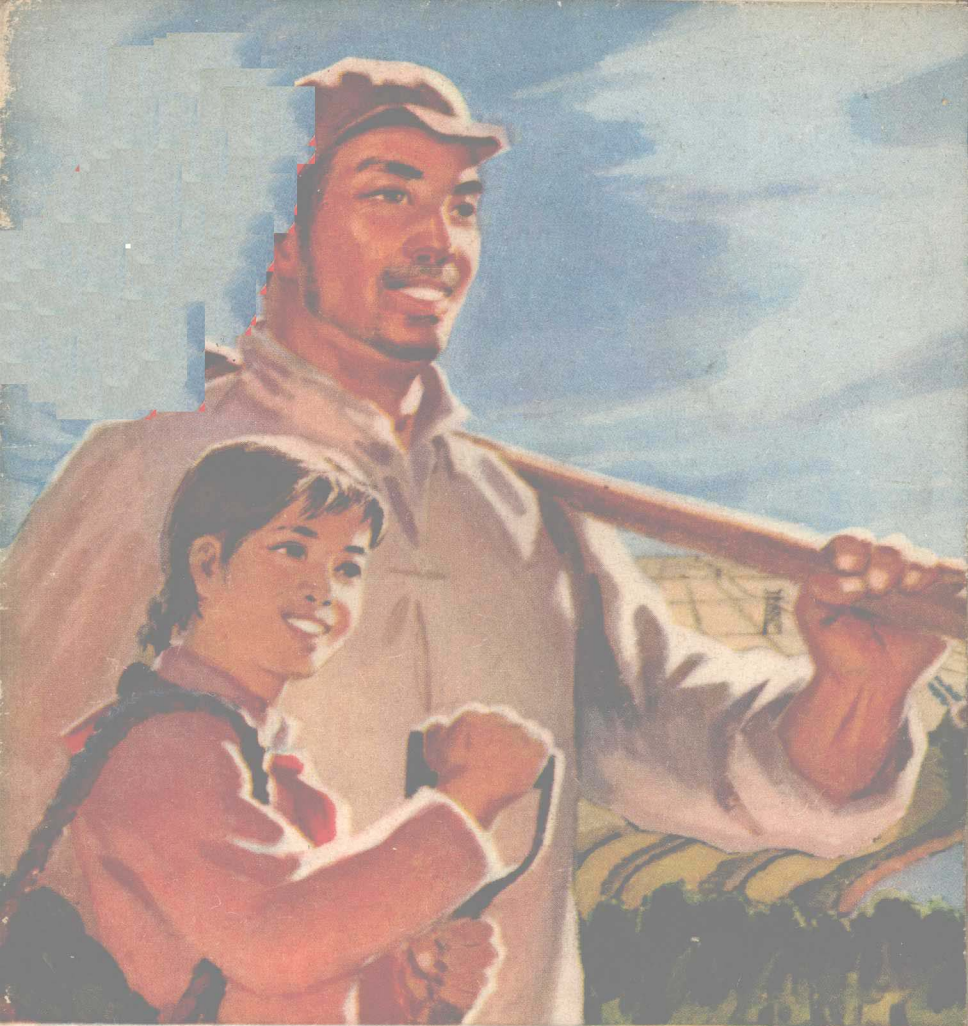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长工屋

CHANG GONG WU

长 工 屋

柏才兴写 程树人画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绍兴路5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海峰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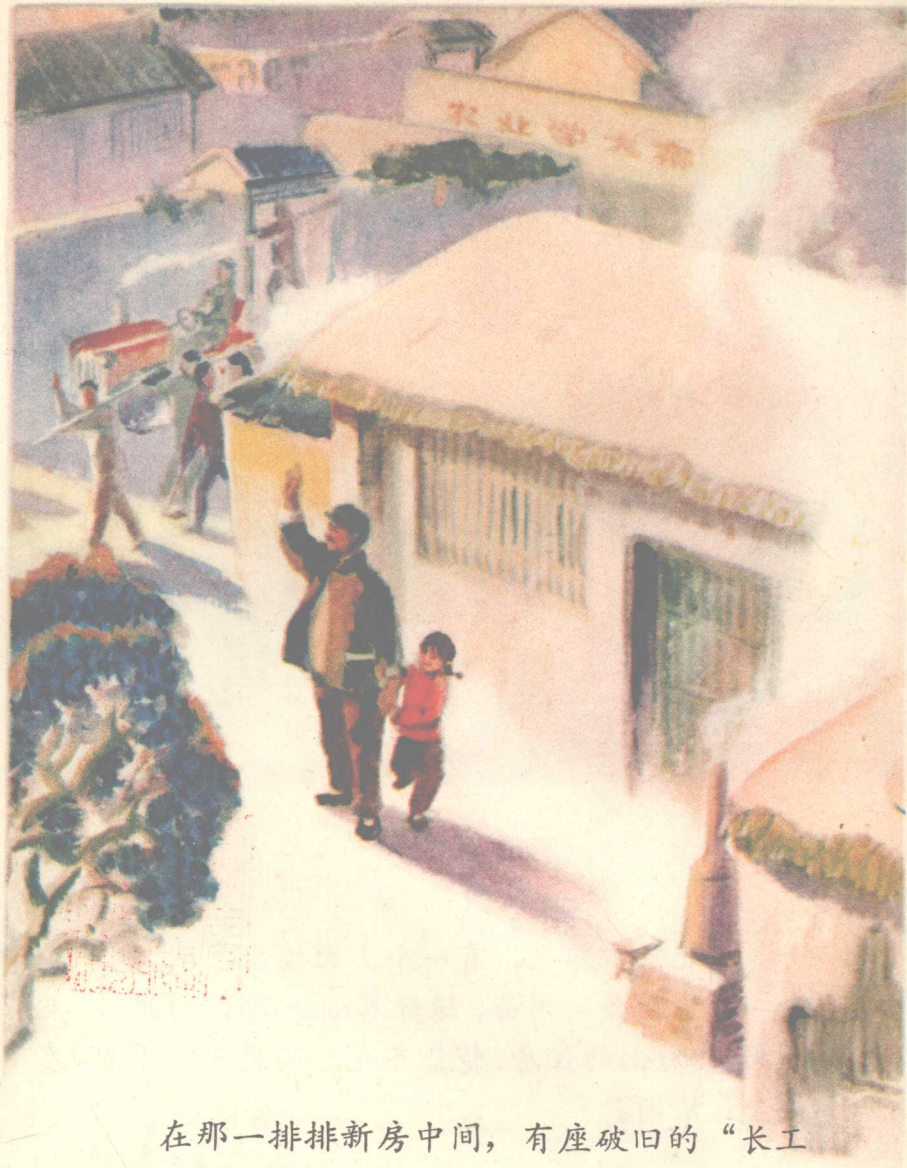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0.75

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71·587 定价: 0.15 元



在北京市郊区，有一个大白楼生产队。村边一片片新栽的树苗，绿绿葱葱(cōng)葱；村里一间间新砌(qì)的住房，整整齐齐。阳光照耀下显得分外美丽。



在那一排排新房中间，有座破旧的“长工屋”。屋里住着的，就是大白楼生产队队长王国福一家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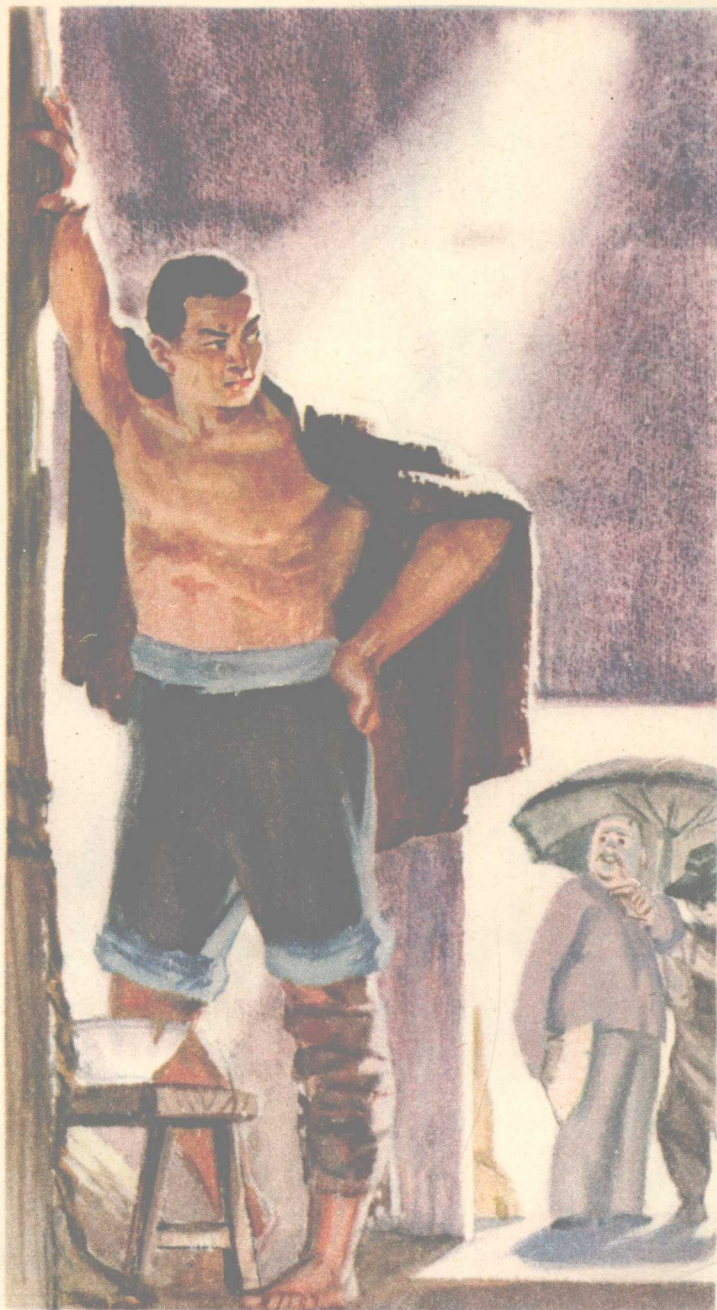
这天，王国福和社员栽完树回家来。他走进屋，炕(kàng)上的孩子都围住了他，说：“爹(diē)，我们盖间新房子好吗？这屋都坏了。”

王国福和孩子们一起坐上炕，笑咪咪地说：“别看它模样不怎么的，住在这里俺(ǎn)永远忘不了旧社会的苦啊！”接着，王国福给孩子们讲起旧社会的生活。



王国福的老家在山东，祖祖辈辈给地主扛(kāng)活儿。他爹被地主榨(zhà)干了血汗，到死只落得高粱秸(jiē)裹(guǒ)身。他三个哥哥也惨(cǎn)死在地主的皮鞭下。王国福十二岁那年，逃荒来到北京当长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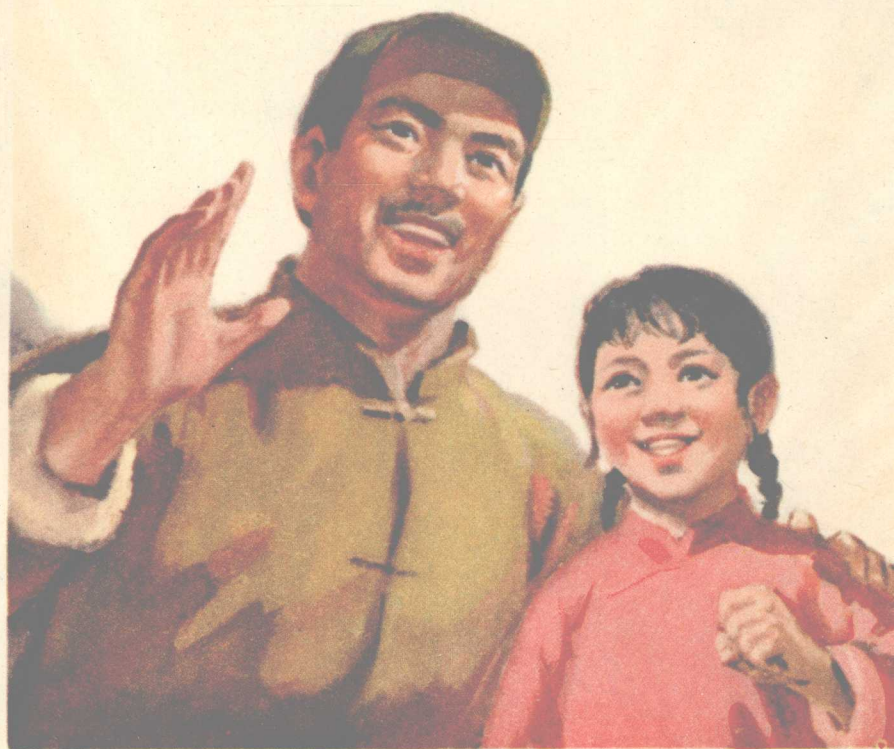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
的“老虎”
吃人，河
北的“老
虎”也吃
人，世上
的地主一
样狠啊！
王国福给
地主做牛
做马，一
年到头，
吃的是榆
(yú)树皮、
萝卜 (bo)
缨；住的是阴暗的
破屋。



这“长工屋”，随着王国福度过了吃人的旧社会，迎来了新中国。

“孩子，咱们不能扔下‘长工屋’，忘了旧社会的苦，忘了阶级兄弟啊！”听了王国福的话，孩子们都点点头，那一双双乌亮的眼睛，闪动着激动的热泪。





年幼的小三说：“这屋好。”可是想到明天的校外活动，她又问：“爹，老师说，村边栽的树，是用来盖新房子的。你说，俺明天还去栽不栽？”

王国福说：“要栽，栽得越多越好。”

小树一天天往上
长。小三和哥哥看着可
高兴哩！

一年又一年，树越
长越高了。





这天深夜，狂风暴雨袭击了大白楼生产队。一阵阵响雷，把孩子们惊醒了。那秫(shú)秸搭成的屋顶，有个地方渗(shèn)了水，“滴(dī) 嗒(dā)、滴嗒”地往下漏(lòu)。炕上，却不见王国福的人影。小三对哥哥说：“爹准是上屋堵(dǔ)洞去了。”

屋上发出了响声，那是狂风暴雨吹打秫秸的声音。





王国福没有上屋去堵洞。黑夜中，他头顶塑料布，湿淋淋地奔进了社员郭大娘家。

郭大娘病在床上。低洼(wā)的地面积了雨水。王国福一把拉住她的手说：“大娘，屋里漏得没法住，快跟我走。”



大娘正在着急，眼前突然出现了队长，象见到了自己的亲儿子。她激动地说：“孩子，这么大的雨，别把你给淋坏了。”一边忙用衣袖给他抹掉满脸的雨水。

王国福说：“不碍事。”说罢，背起大娘要走。

大娘说声“慢”，轻轻揭下墙上的毛主席画像，把它揣(chuāi)在怀里。

王国福背着大娘，把她送到一户住上新房的社员家。

大娘摸着王国福的湿衣服，心疼地说：“孩子，雨太大了，歇(xiē)会儿吧！”





王国福摆摆手说：“大娘，我还得去看看别户社员。”房东大嫂递(dì)上一把雨伞，王国福说：“用我这个跑得快。”说完，披着塑料布冲出门外。

暴雨下了一夜。王国福奔忙了一夜。

第二天清早，大队干部到村里来看望社员。只见漏雨的房上，都盖了队里育秧用的塑料布。

一位王大爷拉着大队干部说：“这全是咱队长昨夜顶着风雨给大伙修的，连他自己的塑料布，也上了房了。”

